



中醫古籍名著編譯叢書
費孝通題



景岳全书

译注

(五)

主编◎王大淳

【文白对照 译注详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

景岳全书译注

(五)

原 著	(明) 张介宾		
主 编	王大淳		
译 注	王志坦	严石林	李继明
	王小平	冯怀德	薛 红
	冉 燕	马嘉陵	王晓竹
	陈顺利	周 怡	
参 校	孔令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目 录

大集·····	(2053)	补阵·····	(2201)
卷之四十八·····	(2053)	和阵·····	(2216)
本草正上·····	(2053)	攻阵·····	(2224)
山草部·····	(2053)	散阵·····	(2227)
隰草部·····	(2075)	寒阵·····	(2236)
芳草部·····	(2094)	热阵·····	(2243)
蔓草部·····	(2105)	固阵·····	(2255)
毒草部·····	(2114)	困阵·····	(2259)
卷之四十九·····	(2126)	图集·····	(2288)
本草正下·····	(2126)	卷之五十二·····	(2288)
水石草部·····	(2126)	古方八阵·····	(2288)
竹木部·····	(2128)	附古方条序·····	(2288)
谷部·····	(2148)	卷之五十三·····	(2290)
果部·····	(2151)	古方八阵 补阵·····	(2290)
菜部·····	(2156)	书集·····	(2344)
金石部·····	(2161)	卷之五十四·····	(2344)
禽兽部·····	(2172)	古方八阵 和阵·····	(2344)
虫鱼部·····	(2177)	宇集·····	(2466)
人部·····	(2187)	卷之五十五·····	(2466)
德集·····	(2190)	古方八阵 攻阵·····	(2466)
卷之五十·····	(2190)		
新方八阵·····	(2190)		
新方八阵略引·····	(2190)		
卷之五十一·····	(2201)		
新方八阵·····	(2201)		

大集

卷之四十八

本草正上

山草部

人参 一 反藜芦

味甘微苦，微溫，氣味頗厚，陽中微陰，氣虛血虛俱能補。陽氣虛竭者，此能回之於無何有之鄉^{【1】}；陰血崩潰者，此能障之於已決裂之後。惟其氣壯而不辛，所以能固氣；惟其味甘而純正，所以能補血。故凡虛而發熱，虛而自汗，虛而眩暈，虛而困倦，虛而驚懼，虛而短氣，虛而遺泄，虛而瀉痢，虛而頭疼，虛而腹痛，虛而飲食不運，虛而痰涎壅滯，虛而嗽血吐血，虛而淋瀝便閉，虛而嘔逆躁煩，虛而下血失氣等證，是皆必不可缺者。第欲以氣血相較，則人參氣味頗輕而屬陽者多，所以得氣分者六，得血分者四，總之不失為氣分之藥，而血分之所不可缺者，為未有氣不至而血能自至者也。故扁鵲曰：損其肺者益其氣，須用人參以益之，肺氣既王，餘臟之氣皆王矣。所以人參之性，多主於氣，而凡臟腑之有氣虛者，皆能補之。

注：【1】無何有之鄉：語見《莊子·逍遙游》，猶言無所有的地方。

味甘微苦，性微溫，氣味頗厚，屬陽中微陰，無論氣虛血虛都能補。陽氣虛竭的，用此藥能挽回虛陽于無何有之鄉；陰血崩潰的，用此藥能固護陰血于已決裂之後。因人參氣壯而味不帶辛，所以能固氣；因人參味甘而純正不雜，所以能補血。因而凡屬虛而發熱，虛而自汗，虛而眩暈，虛而困倦，虛而驚懼，虛而短氣，虛而遺精，虛而瀉痢，虛而頭疼，虛而腹痛，虛而飲食不運，虛而痰涎壅滯，虛而嗽血吐血，虛而淋瀝便閉，虛而嘔逆躁煩，虛而下血喪失真氣等證，治療時人參都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如果想要比較人參對氣血的作用，那麼人參氣味輕而屬陽的偏多，所以得氣分的占六成，得血分的占四成，總的說來，不失為氣分藥，而血分病時人參也不可缺，這是因為血液的輸布，依賴於氣機的流行，從未有氣運不至而血液能自行到達的。所以扁鵲說：損及肺的，要補益其氣，須用人參來補益，肺氣既已旺盛，其餘臟氣也就都旺盛了。所以人參的本性，多主於氣，凡是臟腑有氣虛的，都能補益。

然其性溫，故積溫亦能成熱，若云人參不熱則可，云人參之性涼，恐未必然。雖東垣云：人參、黃芪爲退火之聖藥，丹溪云：虛火可補，參、朮之類是也，此亦皆言虛火也。而虛火二字，最有關係，若內真寒而外假熱者，是爲真正虛火，非放膽用之，必不可也。然有一等元陰虧乏，而邪火燦於表裏，神魂躁動，內外枯熱，真正陰虛一證，誰謂其非虛火？若過用人參，果能助熱。若王節齋云：陽旺則陰愈消，及《節要》云：陰虛火動者勿用，又曰：肺熱還傷肺等說，固有此理，亦不可謂其盡非。而近之明哲如李月池輩，皆極不然之，恐亦未必然也。夫虛火二字，最當分其實中有虛，虛中有實，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惟勿以成心而執己見，斯可矣。如必欲彼此是非，是所謂面東方不見西牆，皆未得其中也。予請剖之曰：如龍雷之火，原屬虛火，得水則燔，得日則散，是即假熱之火，故補陽即消矣。至若亢旱塵飛，赤地千里，得非陽亢陰虛，而亦可以補陽生陰乎？或必曰：此正實火也，得寒則已。予曰：不然。夫炎暑酷烈，熱令大行，此爲實火，非寒莫解；而乾枯燥旱，泉源斷流，是謂陰虛，非水莫濟，此實火之與陰虛，亦自判然可別。是以陰虛而火不盛者，自當用參爲君；若陰虛而火稍盛者，但可用參爲佐；若陰虛而火大盛者，則誠有暫忌人參，而惟用純甘壯水之劑，庶可收功一證，不可不知也。予非不善用人參者，亦非畏用而不知人參之能補陰者，蓋以天下之理，原有對

然而正因为人參性溫，所以積溫也能成熱，若說人參性不熱還可以，說人參性涼，就恐怕未必然。雖然東垣曾說：人參、黃芪爲退火的聖藥，丹溪也說：虛火可以補，人參、白朮之類藥物即是，這也不過是在討論虛火的治法。而虛火二字，最有關係。若屬內真寒而外假熱的，這是真正的虛火，除了放膽使用之外，一定不會有其他辦法。然而還有一類元陰虧乏，而邪火灼燦於表里內外，神魂躁動，內外枯熱，屬真正陰虛證，誰能說這不是虛火？若對這種虛火過用人參，確實能助熱。正如王節齋所說：陽旺則陰氣愈加消亡，以及《節要》說：陰虛火動的不用人參，又說：肺熱患者使用人參還會進一步傷肺等說，固然也有它的道理，也不可以認為他們全都有錯。然而近世明察事理的聰明人，如李月池之類，都極不以為然，恐怕也不像他們所認為的那樣。從虛火二字來講，最應當分辨其中有實中有虛，虛中有實，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的不同，只要不先抱成心而固執己見，這樣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分出彼此是非，就好比是面朝東方不見西牆，都是未能得到中和的真理。現在讓我來剖析一下：如龍雷之火，原屬虛火，得水就更加燔灼，得陽和之氣則消散，這即是假熱之火，所以補陽即消散。至於亢旱之日，塵土飛揚，赤地千里，不就是陽亢陰虛，而陽亢陰虛還可以補陽生陰么？如果一定要說：這正是實火，得寒就會消退。我說：這是不對的。當炎暑酷烈之時，熱

待，謂之曰陰虛必當忌參固不可，謂之曰陰虛必當用參亦不可，要亦得其中和，用其當而已矣，觀者詳之。

令大行于世，这是实火，非寒不能解散；而干枯燥旱，泉源断流，这却是阴虚，非用水不能救济，这种实火和阴虚之间，原本是判然可别的。所以说阴虚而火不盛的，治疗自然应当用人参为君；若是阴虚而火稍盛的，就只可用人参来辅助配合；如果是阴虚而火气大盛的，就确实需要暂忌人参，而惟用纯甘壮水之剂，或许可以收功，对这样的病证，医生是不可不知的。我不是不善用人参的，也不是怕用而不知人参能补阴的人，因为普天下的事理，原本就有对待，只是说阴虚必当忌参固然不可，说阴虚必须使用人参也不可，重要的是必须掌握其中中和平正之理，恰当地使用而已，读书的人请仔细思索。

黄 芪 二

味甘氣平，氣味俱輕，昇多降少，陽中微陰。生者微涼，可治癰疽。蜜炙性溫，能補虛損。因其味輕，故專於氣分而達表，所以能補元陽，充腠理，治勞傷，長肌肉。氣虛而難汗者可發，表疏而多汗者可止。其所以止血崩血淋者，以氣固而血自止也，故曰血脫益氣。其所以除瀉痢帶濁者，以氣固而陷自除也，故曰陷者舉之。然其性味俱浮，純於氣分，故中滿氣滯者，當酌用之。

味甘氣平，氣味俱輕，性升多降少，陽中微陰。生用的性微涼，可以治療癰疽。蜜炙後性溫，能補虛損。因為氣味輕薄，所以作用能專於氣分而達表，又能補元陽，充實腠理，治勞傷，生長肌肉。氣虛而汗出困難的可以發汗，表疏而多汗的可以止汗。之所以能止血崩血淋，原因在於元氣固守而出血自能停止，所以說血脫益氣。之所以能治瀉痢帶濁，原因就在於中氣固護而下陷自會消除，所以說下陷的要用升舉。然而正因為它的性味俱浮，作用純在於氣分，所以中滿氣滯的，應當斟酌使用。

白 术 三

味甘辛，氣溫，氣味俱厚，可昇可降，陽中有陰，氣中有血。其性溫燥，故能益氣和中，補陽生血，暖胃消穀，益津液，長肌肉，助精神，實脾胃，止嘔逆，補勞倦，進飲食，利小水，除濕運痰，消浮去脹，治心腹冷痛，胃虛下痢，痲痺癰瘕。製以人乳，欲潤其燥。炒以壁土，欲助其固。佐以黃芩，清熱安胎。以其性溫壯氣，故能止汗實表。而癰疽得之，必反多膿；奔豚遇之，恐反增氣；及上焦燥熱而氣多壅滯者，皆宜酌用之。然冬術甘而柔潤，夏術苦而燥烈，此其功用大有不同，不可不為深辨也。若於饑時擇肥而甘者嚼而服之，服之久久，誠為延壽之物，是實人所未知。

味甘辛，氣溫，氣味俱厚，性可升可降，陽中有陰，氣中有血。由于性溫而燥，所以能益氣和中，補陽生血，暖胃消食，補益津液，生長肌肉，助長精神，充實脾胃，止嘔逆，補勞倦，增進飲食，能利小便，除濕運痰，消浮腫，去脹滿，治療心腹中冷痛，胃虛下痢，痲痺症瘕。炮制用人乳，是想用潤改變它的燥性。用陳壁土炒，是要增加固強脾胃的作用。配合黃芩，目的在於清熱安胎。因為白術性溫壯氣，所以能止汗實表。而癰疽證使用白術，必將反而多膿；奔豚證使用白術，恐怕反而增氣；以及上焦燥熱而氣多壅滯的，都宜酌情使用。然而產于冬的白術味甘而柔潤，產于夏的白術味苦而燥烈，二者的功用大有不同，不可不為仔細分辨。如果在荒年饑饉時，選擇體肥而味甘的嚼服，久服之後，確實是一延年益壽的藥物，這又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

苍 术 四

味苦甘辛，性溫而燥，氣味俱厚，可昇可降，陽也。用此者用其溫散燥濕。其性溫散，故能發汗寬中，調胃進食，去心腹脹疼，霍亂嘔吐，解諸鬱結，逐山嵐瘴氣，散風眩頭疼，消痰癖氣塊，水腫脹滿。其性燥濕，故治冷痢冷泄，滑瀉腸風，寒濕諸瘡。與黃檗同煎，最逐下焦濕熱痿痹。若內熱陰虛，表疏汗出者忌

味苦甘辛，性溫而燥，氣味俱厚，性可升可降，屬陽。使用蒼術，是使用它溫散燥濕的作用。由于它性溫散，所以能發汗寬中，調胃進食，去心腹脹疼，霍亂嘔吐，解除各種郁結，逐山嵐瘴氣，散風眩頭疼，消痰癖氣塊，水腫脹滿。蒼術性燥能除濕，所以能治冷痢冷泄，滑瀉腸風，寒濕諸瘡。如與黃柏同煎，最

服。然惟茅山者，其質堅小，其味甘醇，補益功多，大勝他朮。

能逐下焦湿热痿痹。如果患者内热阴虚，表疏汗出的忌服。苍朮中，唯有产于茅山的，质坚而个小，味甘而醇厚，补益作用较多，品质大大地优于其他苍朮。

甘 草 五

味甘氣平，生涼炙溫，可昇可降，善於解毒。反甘遂、海藻、大戟、芫花。其味至甘，得中和之性，有調補之功，故毒藥得之解其毒，剛藥得之和其性，表藥得之助其昇，下藥得之緩其速。助參芪成氣虛之功，人所知也；助熟地療陰虛之危，誰其曉焉？祛邪熱，堅筋骨，健脾胃，長肌肉，隨氣藥入氣，隨血藥入血，無往不可，故稱國老。惟中滿者勿加，恐其作脹；速下者勿入，恐其緩功，不可不知也。

味甘气平，生用性凉，炙后性温，可升可降，善于解毒。反甘遂、海藻、大戟、芫花。甘草性味纯甘，禀得中和之性，有调补之功，所以毒药得到甘草的调和，能解除毒性，而刚健药得到甘草能变柔和，表散药得到甘草能助其升散，攻下药得到甘草能减缓攻下的力量。甘草能扶助参、芪，成就益气补虚的功用，这是人们所了解的；能辅助熟地救疗阴虚的危亡，又有谁能知晓呢？祛除邪热，坚强筋骨，健旺脾胃，生长肌肉，随气药能入气分，随血药能入血分，无往不可，所以称作药中国老。唯有治中满气滞的处方中勿加，恐怕甘草滞气作胀；需要速下的处方中勿入，恐怕甘草减缓攻下的作用，这又是不可不知的。

黄 精 六

一名救窮草。味甘微辛，性溫。能補中益氣，安五臟，療五勞七傷，助筋骨，益脾胃，潤心肺，填精髓，耐寒暑，下三蟲，久服延年不饑，髮白更黑，齒落更生。張華《博物志》言天老曰：太陽之草

又名救穷草。味甘微辛，性温。能补中益气，安养五脏，疗五劳七伤，助筋骨，益脾胃，润心肺，填精髓，使人耐寒暑，下三虫，久服延年不饥，发白更黑，齿落更生。张华《博物志》记载天老针

名黄精，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鈎吻，不可食之，入口立死。此但以黄精、鈎吻對言善惡，原非謂其相似也。而陶弘景謂黄精之葉與鈎吻相似，誤服之害人。蘇恭曰：黄精葉似柳，鈎吻蔓生，葉如柿葉，殊非比類。陳藏器曰：鈎吻乃野葛之別名，二物全不相似，不知陶公憑何說此？是可見黄精之內本無鈎吻，不必疑也。

对黄帝有关服食后不死之草的问题说：太阳之草名叫黄精，服食后可以长生不死。太阴之草名叫钩吻，不可以服食，入口立即死亡。这句话仅仅是以黄精、钩吻来对言善恶，原本不是说二者形状相似。而陶弘景却说，黄精的叶与钩吻相似，若误服后会害人性命。苏恭说：黄精叶似柳叶，而钩吻蔓生，叶如柿叶，完全不相类似。陈藏器说：钩吻是野葛的别名，与黄精全不相似，也不知道陶先生根据什么会这样说？可见黄精之内原本不会有钩吻掺混，使用时不必疑虑。

肉苁蓉 七

味甘鹹，微辛酸，氣微溫。味重，陰也，降也，其性滑。以其味重而甘溫，故助相火，補精興陽，益子嗣，治女人血虛不孕，暖腰膝，堅筋骨，除下焦寒痛。以其補陰助陽，故禁虛寒，消痰益氣，遺瀝泄精，止血崩尿血。以其性滑，故可除莖中寒熱澀痛，但驟服反動大便。若虛不可攻而大便閉結不通者，洗淡，暫用三四錢，一劑即通，神效。

味甘咸，微辛酸，气微温。味厚重，属阴，性滑而降。正因为肉苁蓉味厚重而甘温，所以能助相火，补精兴阳，有益于子嗣后代的繁衍，治女人血虚不孕，温暖腰膝，强健筋骨，解除下焦寒痛。又因为肉苁蓉补阴助阳，所以能禁制虚寒，消痰益气，治小便遗沥不清、遗精，止血崩尿血。因肉苁蓉性滑而降，所以可解除阴茎中寒热涩痛，但如骤然多服，反而会动大便而导致滑泻。若遇体虚不可攻而大便闭结不通的，将肉苁蓉用酒洗淡，每次暂用三四钱，一剂大便即通，有神效。

丹 参 八

味微苦、微甘、微澀，性微涼，無毒。

味微苦、微甘、微澀，性微涼，無毒。

反藜蘆。能養血活血，生新血，行宿血，故能安生胎，落死胎，血崩帶下可止，經脈不勻可調。此心脾肝腎血分之藥，所以亦能養陰定志，益氣解煩，療眼疼腳痹，通利關節，及惡瘡疥癬，赤眼丹毒，排膿止痛，長肉生肌。

反藜芦。能养血活血，生新血，行宿血，所以能安生胎，下死胎，血崩带下可止，月经不匀可调。这是入心脾肝肾血分药，所以又能养阴定志，益气解烦，治疗眼疼脚痹，通利关节，及恶疮疥癣，赤眼丹毒，排脓止痛，长肉生肌。

远 志 九

味微苦、微辛，氣溫，陽也，昇也。製以甘草湯，浸一宿，曬乾炒用。功專心腎，故可鎮心止驚，辟邪安夢，壯陽益精，強志助力。以其氣昇，故同人參、甘草、棗仁，極能舉陷攝精，交接水火。但可為佐，用不宜多。神氣上虛者所宜，痰火上實者當避。

味微苦、微辛，氣溫，性屬陽，主升。炮制用甘草湯浸一宿，曬干炒用。遠志作用專力于心腎，所以能鎮心止驚，辟邪安夢，壯陽益精，強志助力。因遠志氣性主升，所以與人參、甘草、棗仁同用，極能升舉下陷，固攝精氣，交通心腎。但遠志只可用作佐藥，分量不宜過多。又因性主升屬陽，所以神氣上虛宜用，痰火上實的當避。

巴 戟 天 十

味甘微溫，陰中陽也。雖曰足少陰腎經之藥，然亦能養心神，安五臟，補五勞，益志氣，助精強陰。治陰痿不起，腰膝疼痛，及夜夢鬼交，遺精溺濁，小腹陰中相引疼痛等證。製宜酒浸，去心微炒，或滾水浸剥亦可。

味甘微溫，性屬陰中有陽。雖說是足少陰腎經藥，然而也能養心神，安五臟，補五勞，益志氣，助精強陰。治陰莖痿軟不舉，腰膝疼痛，及夜夢鬼交，遺精尿濁，小腹與陰器中相互牽引疼痛等證。炮制宜用酒浸，去心後微炒干用，或用鮮開水浸泡後剥去心也可以。

仙 茅 十一

味辛，溫，有小毒，陽也。能助神明，強筋骨，益肌膚，培精血，明耳目，填

味辛，性溫，有小毒，屬陽。能助神明，強筋骨，益肌膚，培精血，明耳目，填

骨髓，開胃消食，助益房事，溫利五臟，補暖腰腳。此西域婆羅門僧獻方於唐明皇，服之有效，久秘而後得傳。按許真君書云^{〔1〕}：仙茅久服，可以長生。其味甘能養肉，辛能養節，苦能養氣，鹹能養骨，滑能養膚，酸能養筋，宜和苦酒服之，必效也。然仙茅性熱，惟陽弱精寒，稟賦素怯者宜之，若體壯相火熾盛者，服之大能動火，不可不察。凡製用之法，於八九月採得，用竹刀刮去黑皮，切如豆粒，糯米泔浸兩宿，去赤汁，用酒拌蒸之，從巳至亥，製之極熟，自無毒矣。然後曝乾搗篩，熟蜜丸桐子大，每空心酒飲任下二三十丸。忌食牛乳及黑牛肉，恐減藥力也。若隨群補藥中為丸服之，無所不可。

注：【1】許真君：晉汝南人許遜，字敬之，學道於吳猛，相傳太康二年，舉家飛昇而去。

骨髓，開胃消食，助益房事，溫利五臟，補暖腰腳。这是西域婆罗门僧献方于唐明皇，服用后有效，久久秘藏而后得以传播。根据许真君书所说：仙茅久服，可以长生。仙茅味甘能养肌肉，辛能养关节，苦能养真气，咸能养骨骼，滑能养皮肤，酸能养筋膜，宜和醋一起服食，必将有效。然而仙茅性热，唯有阳弱精寒，稟赋素怯的人宜用，若是身体强壮，相火炽盛的人，服用后大能动火，不可不明白。制用的方法，于八九月采集，用竹刀刮去黑皮，切如豆粒大小，放糯米泔水中浸两夜，去掉赤汁，用酒拌匀，放笼中蒸，从巳至亥时，蒸制至极熟，自然就无毒了。然后在阳光下晒干，捣细筛过，加熟蜜作成丸药，如梧桐子大，每天于晨起空腹时用酒或米汤送服二三十丸。忌食牛乳及黑牛肉，恐怕会减损药力。若是加在多味补药中作成丸药服，怎样配伍都是可以的。

天 麻 十二

一名赤箭，一名定風草。味辛，平，陰中有陽。治風虛眩暈頭旋，眼黑頭痛，諸風濕痹，四肢拘攣，利腰膝，強筋骨，安神志，通血脈，止驚恐恍惚，殺鬼精蟲毒，及小兒風癇驚氣。然性懦弱力緩，用須加倍，或以別藥相佐，然後見功。

又名赤箭、定风草。味辛，性平，属阴中有阳。治风虚眩晕头旋，眼前发黑，头痛，各种风湿痹痛，四肢拘挛，利腰膝，强筋骨，安神志，通血脉，止惊恐恍惚，杀鬼精虫毒，及小儿风痫惊气。然而药性懦弱，药力缓和，使用时用量须加倍，或者用其他药物配合，然后才能有效。

沙 参 十三 反藜芦

一名鈴兒草。味微甘苦，氣味俱輕，性微寒。能養肝氣，治多眠，除邪熱，益五臟陰氣，清肺涼肝，滋養血脈，散風熱瘙癢，頭面腫痛，排膿消腫，長肌肉，止驚煩，除疝痛。然性緩力微，非堪大用。易老云：人參補五臟之陽，沙參補五臟之陰。特以其甘涼而和，補中清火，反而言之，故有是論。若云對待人參，則相去遠矣。

又名鈴兒草。味微甘苦，氣味俱輕，性微寒。能養肝氣，治多眠嗜睡，除邪熱，補益五臟陰氣，清肺涼肝，滋養血脈，散風熱瘙癢，頭面腫痛，排膿消腫，長肌肉，止驚煩，除疝痛。然而性緩和，藥力微小，不堪大用。張潔古先生說：人參補五臟的陽氣，沙參補五臟的陰氣。這不過是因沙參味甘性涼，力量緩和，又能補中清火，從相反的角度進行討論，所以有這種結論。若是將沙參與人參對待而言，二者的作用相差就太遠了。

玄 参 十四 反藜芦

味苦甘微鹹，氣寒。此物味苦而甘，苦能清火，甘能滋陰。以其味甘，故降性亦緩。本草言其惟入腎經，而不知其尤走肺臟。故能退無根浮游之火，散周身痰結熱癰，逐頸項咽喉痹毒、癰癰結核，驅男女傳屍，煩躁骨蒸，解溫瘧寒熱往來，治傷寒熱斑支滿，亦療女人產乳餘疾，或腸中血瘕熱癥，并療勞傷痰嗽熱煩，補腎滋陰，明目解渴。

味苦甘微咸，氣寒。這味藥物味苦而甘，苦能清火，甘能滋陰。因為它味甘，所以性雖降却力緩。本草說它只能入腎經，然而不知道它尤其能走肺臟，所以能退無根浮游虛火，消散周身痰結熱癰，逐頸項咽喉痹毒、癰癰結核，驅男女傳屍，煩躁骨蒸，解溫瘧寒熱往來，治傷寒熱斑、胸脇支撐脹滿，又治婦女產乳余疾，或腸中血熱瘕症，并治勞傷痰嗽，發熱心煩，補腎滋陰，明目解渴。

茅 根 十五

即白茅。味甘涼，性純美，能補中益氣，此良藥也。善理血病，凡吐血衄血，瘀血血閉，及婦人經水不調，崩中漏

即白茅。味甘涼，性純美，能補中益氣，這是一味良藥。善于治理血病，凡是吐血衄血，瘀血血閉，以及婦人月

下。且通五淋，除客熱，止煩渴，堅筋骨，療肺熱噦逆喘急，解酒毒及黃疸水腫，久服大是益人。若治癰疽癰毒，及諸毒諸瘡諸血，或用根搗敷，或用此煮汁調敷毒等藥，或以酒煮服，無不可也。茅有數種，處處有之，惟白者為勝。春生芽，布地如鍼，故曰茅鍼，可以生啖，甚益小兒，功用亦同。

经不调，崩中漏下，都能医治。而且还通五淋，除客热，止烦渴，坚筋骨，治肺热逆喘急，解酒毒及黄疸水肿，久服对人大为有益。若用茅根治痈疽疔毒，以及各类毒、疮、血证，或用根捣绒外敷，或用茅根煮汁调敷毒药外用，或用酒煮服，都是可以的。茅有数种，到处都有，唯有白茅最好。春天发芽，遍布于地上如针，所以称作茅针，可以生吃，对小儿很有益，功用与茅根也相同。

淫羊藿 十六

味甘，氣辛，性溫，乃手足陽明、少陰，三焦命門藥也。主陽虛陽痿，莖中作痛。化小水，益精氣，強志意，堅筋骨，暖下部一切冷風勞氣，筋骨拘攣。補腰膝，壯真陰，及年老昏耄，中年健忘。凡男子陽衰，女子陰衰，艱於子嗣者，皆宜服之。服此之法，或單用浸酒，或兼佐丸散，無不可者。製法每擇淨一斤，以羊脂四兩，同炒油盡用之。

味甘，气辛，性温，这是手足阳明、少阴，三焦命门药。主治阳虚阳痿，阴茎中疼痛。温化小便，补益精气，增强志意，坚健筋骨，温暖下焦，治一切冷风劳气，筋骨拘挛。补腰膝，壮真阴，以及年老昏眊，中年健忘。凡是男子阳衰，女子阴衰，不能怀妊生子的，无论男女都宜服用。服用方法，或者单用浸酒，或配药作成丸散，都可以用。炮制法：每择净一斤，用羊脂四两，同炒至油尽后使用。

苦 参 十七

味苦性寒。反藜蘆。沉也，陰也，乃足少陰腎經之藥。能祛積熱黃疸，止夢遺帶濁，清小便，利水，除癰腫，明目止淚，平胃氣，能令人嗜食，利九竅，除伏熱狂邪，止渴醒酒，療惡瘡斑疹疥癩，殺疳蟲及毒風煩躁脫眉。炒黃為末，米

味苦气寒。反藜芦。性沉，属阴，为足少阴肾经药。能祛积热黄疸，止梦遗带浊，清小便，逐水湿，除痈肿，明目止泪，平和胃气，能使人增进食欲，利九窍，除伏热狂邪，止渴醒酒，疗恶疮，治斑疹疥癩，杀疳虫，以及感染毒风，烦躁

飲調服，治腸風下血熱痢。

脱眉。如将苦参炒黄碾为细末，米汤调服，治肠风下血热痢。

贝 母 十八 反乌头

味苦，氣平，微寒。氣味俱輕，功力頗緩，用須加倍。善解肝臟鬱愁，亦散心中逆氣，祛肺痿肺癰痰膿喘嗽。研末，砂糖爲丸，含咽最佳。降胸中因熱結胸，及乳癰流痰結核。若足生人面諸瘡^{〔1〕}，燒灰油調頻敷。產難胞衣不出，研末用酒和吞。亦除癰疽、喉痹、金瘡，并止消渴煩熱。赤眼翳膜堪點，時疾黃疸能驅。又如半夏、貝母，俱治痰嗽，但半夏兼治脾肺，貝母獨善清金。半夏用其辛，貝母用其苦。半夏用其溫，貝母用其涼。半夏性速，貝母性緩。半夏散寒，貝母清熱。性味陰陽，大有不同，俗有代用者，其謬孰甚。

注：【1】人面瘡：病名。指肘膝部的一種瘡瘍，潰後有數孔，類似人面，故名。

味苦，氣平，性微寒。氣味俱輕，藥力頗緩，使用時用量必須加倍。善解肝臟郁愁，又能散心中逆氣，祛除肺痿肺癰痰膿喘嗽。研為細末，用砂糖做成丸藥，口中含咽效果最佳。降胸中痰熱結胸，以及乳癰流痰結核。若腿足生人面瘡之類瘡瘍，將貝母燒灰，香油調頻頻外敷。難產或胞衣不出，研末用酒調和吞服。又能除癰疽、喉痹、金瘡，并能止消渴煩熱。赤眼翳膜，可用來點眼；時疾黃疸，服後能夠驅逐。又如半夏和貝母，都能醫治痰嗽，但半夏兼治脾肺，而貝母獨善清肺金。用半夏是用其辛，用貝母是用其苦。半夏用其溫，貝母用其涼。半夏性剛力速，貝母性柔力緩。半夏散寒，貝母清熱。二者性味陰陽，大有不同，習俗中有互相代用的，還有比這個謬誤更嚴重的嗎。

土 貝 母 十九 反乌头

味大苦，性寒。陰也，降也，乃手太陰、少陽，足陽明、厥陰之藥。大治肺癰肺痿、咳喘、吐血衄血，最降痰氣，善開鬱結，止疼痛，消脹滿，清肝火，明耳目，除時氣煩熱，黃疸淋閉，便血溺血，解熱毒，殺諸蟲，及療喉痹癰癰，乳癰發背，一切癰瘍腫毒，濕熱惡瘡，痔漏金瘡出

味大苦，性寒。屬陰，主降，為手太陰、少陽，足陽明、厥陰藥。大治肺癰肺痿、咳喘、吐血衄血，最降痰氣，善開郁結，止疼痛，消脹滿，清肝火，明耳目，祛除時氣煩熱，黃疸，小便淋閉，便血尿血，解熱毒，殺諸蟲，又能治喉痹癰癰，乳癰發背，一切癰瘍腫毒，濕熱惡瘡，痔

血，火瘡疼痛。爲末可敷，煎湯可服。性味俱厚，較之川貝母，清降之功不啻數倍。

漏金疮出血，燙疮疼痛。可以碾末外敷，也可以煎汤内服。性味俱厚，和川贝母比较，清降作用更为强大，何止数倍。

山 慈 菇 二十

一名金燈籠。味甘微辛，有小毒。治癰瘍疔腫瘡癰，瘰癧結核，破皮攻毒，俱宜醋磨敷之。除黥斑，剥人面皮，宜搗汁塗之。并治諸毒蠱毒，蛇蟲狂犬等傷，或用酒調服，或乾摻之。亦治風痰癰疾，以茶清研服，取吐可癒。

又名金灯笼。味甘微辛，有小毒。治癰瘍疔肿疮癰，瘰癧结核，破皮后毒气内攻，都宜用醋磨调敷。除面部黑斑，使人颜面白净，都宜于搗汁外涂。并治各种毒气蛊毒，蛇虫狂犬等伤，或用酒调服，或碾末干掺。又治风痰痼疾，以茶清研细服，服后探吐，可使痼疾痊愈。

柴 胡 二十一

味苦微辛，氣平微寒。氣味俱輕，昇也，陽中之陰。用此者，用其涼散，平肝之熱，入肝、膽、三焦、心包四經。其性涼，故解寒熱往來，肌表潮熱，肝膽火炎，胸脅痛結，兼治瘡瘍，血室受熱。其性散，故主傷寒邪熱未解，溫瘧熱盛，少陽頭痛，肝經鬱證。總之，邪實者可用，真虛者當酌其宜。雖引清氣上昇，然昇中有散，中虛者不可散，虛熱者不可寒，豈容誤哉。兼之性滑，善通大便，凡漉泄脾薄者，當慎用之。熱結不通者，用佐當歸、黃芩，正所宜也。愚謂柴胡之性，善泄善散，所以大能走汗，大能泄氣，斷非滋補之物，凡病陰虛水虧而孤陽勞熱者，不可再損營氣，蓋未有用散

味苦微辛，氣平微寒。氣味俱輕，主升，为阳中之阴。用柴胡是用它的凉散作用，以平息肝热，入肝、胆、三焦、心包四经。柴胡性凉，所以能解除寒热往来，肌表潮热，肝胆火炎，胸胁痛结，兼治疮疡，血室受热。又因性散，所以能治伤寒邪热未解，温疟热盛，少阳头痛，肝经郁证。总之，邪实的可用，真虚的就当斟酌是否适宜。虽说柴胡引清气上升，然而升中有散，而中虚的不可用散，虚热的不可用寒，岂容误用。兼以柴胡性滑，善于通导大便，因此凡是漉泄而脾气薄弱的，都应当慎用。热结不通的，用柴胡配合当归、黄芩，正治疗所宜。我认为柴胡之性，善泄善散，所以

而不泄營氣者，未有動汗而不傷營血者。營即陰也，陰既虛矣，尚堪再損其陰否？然則用柴胡以治虛勞之熱者，果亦何所取義耶？觀寇宗奭《衍義》曰：柴胡，《本經》并無一字治勞，今人治勞方中，鮮有不用者。嗚呼！凡此誤世甚多。嘗原病勞之人，有一種臟本虛損，復受邪熱者，當須斟酌用之，如《經驗方》中治勞青蒿煎之用柴胡，正合宜耳。若或無邪，得此愈甚，雖至死人亦不怨，目擊甚多。《日華子》又謂補五勞七傷，《藥性論》亦謂治勞乏羸瘦，若此等病，苟無實熱，醫者執而用之，不死何待。注釋本草，一字不可忽，蓋萬世之後，所誤無窮，可不謹哉！觀此寇氏之說，其意專在邪熱二字，謂但察有邪無邪，以決可用不可用，此誠得理之見，而復有非之者，抑又何也？即在王海藏亦曰：苟無實熱而用柴胡，不死何待？凡此所見略同，用者不可不察。

有较强的发汗、泄气作用，断然不是滋补药物，凡病为阴虚水亏而孤阳劳热的，不可用柴胡再损营气，这是因为从未有用散而不泄营气的，又从未有动汗而不伤营血的。营即是阴，阴气既虚，还堪忍受再损其阴么？这样看来，用柴胡去治虚劳发热的，又是从哪里去找来的依据呢？看一看寇宗奭《衍义》所说：柴胡在《本草经》中并无一字说可以治劳，而在今人的治劳方中，却很少有不用柴胡的。啊！凡是这类处方，贻误世人甚多。我曾经考察过病劳的人，有一种脏气原本虚损，又再感受邪热的，应当根据需要，斟酌使用，如《经验方》所载治劳青蒿煎中用柴胡，正合宜用。若对那些并无外邪的病人，用此方后病情愈益加重，虽误用至死，人们也不怨恨，对这样的事情，我目击甚多。《日华子》又认为能补五劳七伤，《药性论》也说治劳乏羸瘦，若属这类疾病，假如没有实热，医生却执方不变而使用，病人不死何待。注释本草时，一字也不可轻忽，这是因为万世之后，所造成的错误将无穷无尽，我们能不谨慎吗！分析寇氏的说法，他的意思专在邪热二字，认为只需观察有邪无邪，以决定可用不可用，这确实是得理之见，对这样的见解也还有反对的人，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即便是王海藏也说：假如没有实热而用柴胡，不死何待？凡属这类见解，大略相同，使用的人不可不弄明白。

桔 梗 二十二

一名薺芑。味苦微辛，氣微涼。氣輕於味，陽中有陰，有小毒，其性浮。用此者，用其載藥上昇，故有舟楫之號，入肺、膽、胸膈、上焦。載散藥表散寒邪，載涼藥清咽疼喉痹，亦治赤目腫痛。載肺藥解肺熱肺癰，鼻塞唾膿咳嗽。載痰藥能消痰止嘔，亦可寬胸下氣。引大黃可使上昇，引青皮平肝止痛。能解中惡蠱毒，亦治驚癇怔忡。若欲專用降劑，此物不宜同用。

又名薺芑。味苦微辛，氣微涼。氣輕于味，为阳中有阴，有小毒，性升浮。使用桔梗的，是用它能载药力上升，所以桔梗有舟楫的名称，入肺、胆、胸膈、上焦。载疏散药表散寒邪，载清凉药清咽疼喉痹，又能治赤目肿痛。载清肺药解肺热肺痛，鼻塞唾脓咳嗽。载祛痰药能消痰止呕，又可以宽胸下气。引大黃可使上升，引青皮平肝止痛。能解中恶蛊毒，也治惊癇怔忡。若治病只想专用降剂，此物不宜同用。

防 风 二十三

味甘辛，氣溫，昇也，陽也。用此者，用其氣平散風。雖膀胱脾胃經藥，然隨諸經之藥，各經皆至。氣味俱輕，故散風邪，治一身之痛，療風眼，止冷淚。風能勝濕，故亦去濕，除遍體濕瘡。若隨實表補氣諸藥，亦能收汗。昇舉陽氣，止腸風下血崩漏。然此風藥中之潤劑，亦能走散上焦元氣，誤服久服，反能傷人。

味甘辛，氣溫，性主升，屬陽。使用防风的，是用它氣平散風。虽然是入膀胱脾胃经药，然而又能随十二经之药，各条经脉都能到达。气味俱轻，所以散风邪，治一身疼痛，疗风眼，止冷泪。风能胜湿，故防风也能去湿，除遍体湿疮。若随固表补气药，又能收汗。能升举阳气，所以能止肠风下血崩漏。不过这是风药中的润剂，又能走散上焦元气，如是误服久服，反而能伤人。

细 辛 二十四 反藜芦，忌生菜

味大辛，氣溫，氣味俱厚，昇也，陽也，有小毒。用此者，用其溫散，善祛陰分之寒邪，除陰經之頭痛，益肝溫膽利竅，逐諸風濕痹，風癰痲瘡，鼻鼈不聞香

味大辛，氣溫，氣味俱厚，性主升，屬陽，有小毒。使用细辛的，是用它的溫散，善于祛除阴分的寒邪，解除阴经的头痛，益肝温胆利窍，驱逐各类风寒